

酷滑雪、飆滑板之滑遍天下 - 滑雪、雪地滑板大集 合 - 要滑雪,要飆板,到這兒來就對了!

第一次的奧地利滑雪 - 阿德告訴你

類別：PART 1

_MD_POSTEDON由 [Ader](#) 發佈於 2000/1/1

台灣人實在很不能適應 T - B A R , 大家幾乎都是效法國父十次革命的精神, 不屈不撓、愈挫愈勇、再接再厲、臉皮加厚! 人生地不熟的, 出糗也不怕被宣傳...

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元月十八日 星期六 天氣：陰

相信嗎?! 三十年來最爛的雪況竟然被我們遇上了。真不曉得到底誰才是掃把? 早上與和霏的阿嫲 - Mrs. GRUBER在機場相見, 由她帶領我們到住宿的ROHR鎮, 有小青同行真是好, 靠著她的德文, 我想我們這幾天是沒問題了。

下午就去雪場了, 非常非常的迷你, 一條 T - B A R and 一條 J - B A R 加兩條滑道, 所幸是第一天, 大家也想適應一下, 所以沒什麼抱怨, 畢竟三萬五到奧地利 1 1 天的確不能再要求什麼了。

很久沒有穿 SALOMON 的雪鞋了, 兩隻腳幾乎都快要擠爛; 在教初學的時候, 真的很想掉眼淚 A 不是太感動而是太痛了, 感謝梅芳老師、蔡教官及廖爸爸的及時相救。不過我從這裡得到一個教訓, 當初真的應該堅持不帶初學者! 而且這樣的場地實在不適合基礎教學。太 累 了 實 在 寫 不 下 去 晚 安。

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元月十九日 星期日 天氣：有點陰又有點太陽

早上把初學者一個一個的帶上 T - B A R , 不過離開我以後, 他們似乎都沒有完完全全的上去過一次, 好加在他們還能勉強的上 J - B A R 。台灣人實在很不能適應 T - B A R , 大家幾乎都是效法國父十次革命的精神, 不屈不撓、愈挫愈勇、再接再厲、臉皮加厚! 人生地不熟的, 出糗也不怕被宣傳, 反正大家都知道真的遜過頭的時候就加一句: 「Sorry! I ' m Japanese.」。二條滑道真的是太少了, 下午幾乎所有的人都擠到較平的那一條滑道, 斯斯和小青跑去鑽樹林、欣怡在努力的練基本動作、小朱在費心的教初學者(那我在幹嘛!), 當然最高竿的還是那些初學者了; 我覺得他們都是在練 DOWNHILL (直滑降), 看的老外心驚膽跳, 實在雪道狀況不適合初級教學。最後開始玩起接龍, 龍頭又是我來當; 玩了接龍又跑去跳小丘, 真的是太無聊了, 明天一定要換雪場, 不然有人要抓狂了, 譬如說「郭瑋L」啊! 奇怪? 每天晚上大家都早早上床, 真有那麼累嗎!? 其實我是很累。

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元月廿日 星期一 天氣：晴時多雲

由於今天在ROHR有 F I S 的小曲道比賽, GRUBER阿伯不能陪我們, 我們就自己跑出去玩了, 今年的雪況真的是不太好; GRUBER阿伯幫我們挑了一間有人造雪的滑雪場 - SEMMERING, 雖然是雪況不太好, 但由於此雪場腹地本來就大, 從最上面滑下來也要花個十來分鐘(若不停的話)。早上的心情真是難以形容; 有點鬱卒又有點無奈。SEMMERING有一條四人座的高速纜車, 假若要前往初級場地則必須在中間站下來, 再走個五分鐘才會到。在山下時我已告訴小朱不要到最上面, 否則會有問題。BUT 當在上面看到他們時, 我幾乎快昏過去了; 既來之則下之, 祇得讓他們滑下山(好像是一路摔下去的)! 天啊! 二個小時, 超過二個小時才到了初級滑道。好理加在, 這一路下去都沒有大問題, 但是想到我阿德的一世英名毀於此, 竟然會讓學員如此狼狽! 唉, 祇能仰天長「T-么」(抓狂的「T-么」), 隨之而來的是極度鬱卒的心情。

從錄影帶上觀察到每一個人的滑雪動作, 我發現到幾乎所有的人都是用身體在甩動, 手拖的低低的, 膝貌漱W下動作又不明顯, 甚至包括廖爸爸、斯斯也是如此。一直在思考要如何糾正他們的姿勢; 深思熟慮後, 想來祇有「鐵的紀律」才能確實的改正他們的動作。但是他們能接受嗎? 真令我感到懷疑。

阿珠珠今天摔到手扭傷，江醫師終於派上了用場。

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元月廿一日 星期二 天氣晴

今天學到一件事 – **不要隨便在路上認同學！**因為那是要付出代價的。故事是這樣發生的：

三天的滑雪後，大家都放假一天到維也納市區來培養文藝氣息，順便辦理例行公事 – 展現國力 (SHOPPING)。正當在尋找曙U時，郭瓊L遇到了他在日本唸書的同學。正確的說，應該是“我們”一起遇到了他的同學，好友相見當然是要吃飯敘舊啦！很自然的，“我們”就成了陪客。這一頓午飯大家吃得很開心，因為是吃中國菜，而且是由“同學”付錢！

下午GRUBER阿伯帶我們到一個 SHOPPING MALL 去，那裡真的很大，什麼東東都有，可是集合時，大家都沒買什麼，因為不知道如何下手。不過我們決定離開的那一天再來血拼。

P.S.：雖然是冬天，不過維也納的美仍然是擋不住的，尤其是歌劇院、大教堂，市政廳等，到處都是吸引人群目光的焦點，希望能在春、夏時節再去一次，最好是“我們”能再撞到一個同學。“我們”包括了：GUBER阿伯、小青、廖爸爸、斯斯、瓊玲和她媽媽、丁爸爸、佩瑜、玉雲、阿珠珠、我、郭瓊L and “同學”。

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元月廿二日 星期三 天氣：晴

坦白說今天到雪場的時候，我們都覺得天氣很糟糕，GRUBER阿伯說上去就好了，我們都不相信。但是，纜車坐到半途，雲真的開了，山上和山下完全是兩種景像。TURNITZ 是我們造訪的第三座雪場，最主要的纜車是一條我認為超過十年以上歷史的雙人纜車，速度調的很快，連我都快要坐不上去。當我們這群人在這條纜車上時，這條纜車就一直走走停停，因為不是坐不上纜車，就是下不了纜車，後來大家就比較習慣了。

TURNITZ的初級滑道是在最上面，大家隨時都可以見到面，感覺比起前二天在SEMMERING要好多了，這裡的初學滑道也比較安全，大家比前天進步多，尤其是柯氏姐妹花和玉雲都已能獨立滑行。上午利用一點時間，調整大家的動作，我覺得大家都是有心但無意；想練習但是卻因為害怕或是 NO FEELING，所以。反正，開心最重要。

我個人蠻喜歡 TURNITZ 的，因為雪道的變化多，可以過饅頭、直滑降、過樹林、跳小丘，甚至從房舍中間的小巷衝出去，趣味多多。中午過後，欣怡和小不點首先下海，狀況比我們預想要好多了，雖然動作不快，但是很穩定，連GRUBER阿伯都稱讚她們進步很快。再接下來陳怡吟、憐憐、瓊玲也跟進；我最佩服憐憐的「原地轉彎」絕技以及陳怡吟的處「驚」不「變」（無論何種地形姿勢都不改變），瓊玲也很犀利，單單能從上叫到下就令我感佩她的肺活量（遠在五十公尺以外都很清楚）。ANYWAY，她們都是我心目中的「神」。

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元月廿三日 星期四 天氣：酷熱

春天這麼早就到了嗎？有沒有搞錯，現在才一月份而已！今天我們什麼都滑 – 滑雪、滑水、滑草、滑土。連GRUBER阿伯都說現在像春天一樣。

原來我們安排的雪場並沒有這座 – MERIAZELL。但是為了「逐雪而滑之」，GRUBER阿伯和阿嬤帶我們開了近一個半小時來到了此地，根據雪場地圖顯示，這個雪場假若全區有雪時，可是相當大的，還有一條接近五公里在樹林裡穿插的初級滑道，不過現在封閉中。話說如此，MERIAZELL仍然十分適合初、中級者，此地的兩條四人纜車都很現代化，一條是高速纜車，另外一條還設計了自動步道，祇要站上去就可以坐上纜車；還有一條箱形纜車哦！有點像烏來雲仙樂園的纜車。

天氣真的很熱，接近中午時，雪就已經軟軟溼溼的很不好控制，斯克誠還因此跌了個狗吃屎呢！到了下午就更誇張了，陽光直接照射的地方，表面已是一灘水，滑行經過時還會自動剎車，三不五時還要

閃躲已見土的地方，但是大家還是很努力的滑到纜車關閉為止，我實在太感動了！也因為雪的溼軟，對於初、中級者十分有利，大家也決定明天再 ONE MORE TIME（再來一次）。

在MERIAZELL看到了一大群的爸爸媽媽帶著三、四歲的小孩來學滑雪，怪不得奧地利人民滑雪素質高，相信嗎！？在路上隨便問一個中年人有幾年的滑雪歷史，大部份人都超過三十年以上。咱們團上的這些女人很羨慕GRUBER阿嬤年紀那麼大，滑雪姿勢卻如此優雅，我想她們這輩子是來不及了！

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元月廿四日 星期五 天氣：非常熱

天公伯還是很熱情，大概是看到我們這些東方人很高興吧？！老實說，我今天是努力撐完的，因為滑都很辛苦，看到GRUBER阿伯一直陪著我們，我也得做做樣子！

晚上為了歡送我們明天的離去，GRUBER阿伯找來了「那卡西」還有鎮上的一些朋友，甚至連ROHR鎮的鎮長都出動了。大家互送禮品、載歌載舞，除了在地奧地利式的那卡西外，我們也派出了堅強的陣容；陳老師的「黑白烏鴉」帶動唱、欣怡與佩瑜的雙人「五音不全」協奏、小不點的吉他「中斷」組曲、Ruthy的女聲獨唱、慄慄大演醉舞，最後是中西合併的雙人對舞。在白酒紅酒與一支支BLUSE中渡過了我們最後的一夜。

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元月廿五日 星期六 天氣：雨

若說是天氣配合我們的心情還真是靈驗！就在我們去機場的路上就一直下著毛毛細雨，與GRUBER阿伯和阿嬤道再見於GUTENSTEIN，坦白說心裡真有點離情依依與不捨。進機場前咱們又去MALL血拼，我也順便買了幾雙協會可以用的雪鞋，大家可以說是滿載而返。

此時的機艙內，大部分的人都已在睡夢中，就我們這一區最吵，因為阿正過生日，祝阿正生日快樂，也期待下一次大家能在一同出去滑雪。此次的奧地利滑雪之旅，感謝奧地利的GRUBER阿伯和阿嬤（雖然他們聽不到）；陳老師、蔡教官、廖爸爸、江醫師、斯斯的協助；還有小青的專業翻譯，若沒有她，我們都要當聾子和啞吧；當然更要感謝所有的團員－『當我們同在一起』（記得這是小不點狂歡晚會中唯一彈完的曲子）。

後記：再次把這篇文章拿出來，經過一些修改後貼給各位好友分享，其實感觸蠻深的。這是阿德的第一次歐洲滑雪經驗，也是很多團員第一次的歐洲滑雪之旅。雖然雪況、天候不佳，但是對於當時祇在亞洲滑過雪，技術不怎麼樣的大家來說，這裡的一切已經是好的不能再好了！而且數天的患難與共，大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。我個人認為到目前為止，我沒有在其它的滑雪活動團隊中再碰到相同的氣氛。不過...我想我不會再重回舊地；想想二條T-Bar的滑雪場要怎麼混一天半？若是再辦這裡，我會被人用雪板打死的！

1997年奧地利滑雪團成員：

蔡教官、陳老師、廖爸爸、江醫師、黃局長、斯斯、小青、高文通夫婦、竟a林、小不點、Ruthy、佩瑜、小朱、柯氏姐妹花、吳石柱、阿正、呂惠真、慄慄、欣怡、丁爸爸、斯克誠、施宏錡、葉玉雲、何遠略、阿珠珠、嫵玲和她媽、阿德